

# 台灣獨立演講會記要

## 風水

自從美中建交後，一般的人都對台灣的前途表示空前的關懷，有人甚至因此而徹夜難眠。當然每一個人關心的原因可能有些不同。灣區人權委員會特地邀請張金策先生來作專題演講。可能有些同鄉因為種種原因，是日不能來聽他的演講。本文將是日演講會的大要儘量真實地報告，以供享此未能來參加的同鄉。

一月七日雖是太陽日(Sunday)却是連日大雨不停。冷冷的雨水滴在身上添了不少寒意，却未減少同鄉的熱心。眼看着預定時間快到了，會場的大門卻未開。擠在走廊下避雨的听眾越來越多，經過主辦單位的多方奔馳，總算把大門打開了。比原定時間已遲了半個鐘頭！沒有人抱怨，沒有人打退堂鼓，充分表現出台灣人團結合作，擇善固執的優良民族性。正像描在 Mitchell Park (會場) 入口處的那面台灣旗在風雨中招展着。

在演講開始之前，與會同鄉齊聲高唱着由“農村曲”改編的“台灣頌”。熟悉的調子配上雄壯的歌詞，唱出了每個人的心聲：「咱是台灣人，誰人敢震動？……為着咱台灣，流汗流血亦甘願……」

接着，張金策先生以他宏亮的聲調開始他的演講：

「各位同鄉，親愛的台灣文老兄弟姐妹：非常難得來這兒听着咱台灣的歌，再受感動！自從1979年1月1日起，美中建交，在台北的蔣經國講這是中華民國生死關鍵的時刻，但是這不是什麼中華民國的時刻，是咱台灣人要与蔣政权拼生死的關鍵時刻！到底咱台灣人要跟蔣政权倒下去，沈下去或者是要打倒蔣政权建立咱的台灣國？」

各位，咱要分清楚，今日擺在咱面前的問題是什麼？若是平時對故鄉關心，對台灣問題有認真檢討的就清楚，今日假使中國對台灣構成威脅，這

個威脅不是存在於目前，台灣的安全若有危險，是因為蔣政權的存在才有危險，存在於未來。咱能看出，一月初四那天，鄧小平居然對蔣經國的稱呼由過去的「蔣匪」、「蔣幫」變成「經國先生」。他講要和平統一，甚至不久以前也叫出「台灣自治」的口號，前幾個月，鄧小平去日本講台灣問題的解決可以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一千年。初四那天他講他已經七十四歲，要再活十年，在他有生之年，要看到北京控制台北。話雖然是這麼講，咱却能看到為何中國的領導者對台灣問題沒任何決定性的講法？表示出中國的領導者沒有一點信心。為什麼？咱一些台灣人自己不清楚，其實中國人自己了解他們自己，咱若認真去想也能了解。假使今日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而中國要打台灣，你想咱在這裡作什麼？我相信所有的海外的台灣人都會像當年以色列人支援以色列打阿拉伯一樣。今日中國所怕的是萬一有一日台灣獨立了，他們就永遠沒辦法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了。俗語說：「人驚鬼，鬼驚人」。有些台灣人怕中國鬼，實在咱要了解，中國是怕咱

台灣人，怕咱台灣人獨立。

蔣政權也是一樣。他明知美中建交並不會使台灣面臨即時危險或是任何危險。但是他怎麼作？自從12月5日以來，咱就看出來國民黨政權想要製造中國打台灣的恐怖氣氛。12月5日起，台灣的三家電視台每日從晚上9點到10點聯播由國防部政戰部出版的「越南淪亡錄」不但是聯播，而且是台語播音。你看，過去張俊雄演布袋戲只許演半小時，現在為什麼那麼好，三家電視台每日在黃金時間用台語話聯播？他們把越南、高棉當年那些民主人士，那些佛教徒反對阮文紹政權的演講，示威的鏡頭和越共進攻的鏡頭連在一起，再加上共軍進入西貢及金邊的屠殺鏡頭。最後更有美砒的小姐以很好聽的台語解釋說這種鏡頭你們要得到教訓，在一個政府面臨共產黨的威脅時，是否應有人反對，是否應有教徒來要求獨立？國民黨把台灣島內的黨外人士比成越南當年反抗阮文紹政權的那些民主人士。所以中央日報的社論講「我們不要楊文明式的政客」。他們也把台灣長老教會核心人物，高俊明，鄭貝玉等人當成當年越

南佛教徒的領袖。他們的目的是何在？只不過是要製造一種恐怖感，要把台灣的危險歸罪於反對國民黨的人士。去年五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去北平訪問，美國國務院派中國科的官員去向蔣政權解釋。結果國民黨的官員私下向美國官員講，講他們所担心的不是美中建交而是因為美中建交會刺激台灣人要獨立的思想。你看，美中建交後，蔣政權才一個反應就是停止這次中央民意代表增選，而且出動軍警特務。台北，高雄街頭也有戰車出現。有些市民以為又要反攻大陸了呢？試想，假使台灣有危險，是不是應停止選舉？不是，應該借機會表現出台灣的民主才對。結果他們所做的却相反，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看到這張（指看島內黨外助選團發出的人權宣傳單）這是代表咱台灣人的運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台灣人的運動已經超脫出過去那種要求，哀求德政的階段。這不是咱自己吹牛的。去年十月美國國務院委託Columbia大學的教授團研究一九七十年代以來台灣島內所有反對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言論及政見。他們的結

論是這幾年來島內所從事的黨外政治運動不是單純的民主化運動，而是台灣人自覺的運動。後而又註明自覺什麼？是自覺台灣人幾百年來沒有被確定是台灣人，做一個台灣人應與其他國家的人相同有權利去決定那個地方的命運。

這次選舉，咱都聽到島內黨外人士喊的口號是「台灣人站起來，國民黨下台，中共不來會來。」台灣人站起來的意思在島外和島外台灣人相同。後要來他們甚至喊「國民黨下台，中共不敢來。」這和剛才大家所唱的「誰人敢震動」相同。所以你看，整個台灣人的運動是幾百年來咱台灣人的祖先沒達到，一不再犧牲，想要達到的一個願望。希望咱台灣人能決定台灣人的命運。咱也聽到這次黨外人士的競選宣傳車上畫一剪刀，這把大剪刀是表示要剪什麼？不是要剪布做西裝，正如中央日報所罵的，這把大剪刀是背叛民族，出賣中華民國。不錯，正是，要出賣中華民國。不要剪斷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咱要了解今日台灣人為台灣人的命運拚命到怎樣？在停止選舉前一夜，在台南，咱的黨外

人士也有莫感，他們向群眾講，世界上只有二人死了沒埋，一個是英國的某女王，另外一個是全台灣人人皆知的（指蔣介石）死了那麼久還沒埋。咱的黨外人士在台上講，今日死了的人不但不埋，他的子孫未死，要拖咱台灣人一起去死，所以咱台灣人要站起來，把已死的埋了，也要把未死的打死一起埋！咱可以看出今日島內那許多人，不顧自己的未來，不顧自己的生命，為台灣的前途打拚。這種情形不只是黨外人士而已，所有較有覺醒的人士也相同。去年十月放在台北舉行蔣渭水紀念會。我相信在座的不乏人知道蔣渭水是早年台灣民衆黨的領袖，台灣社會運動的創始人之一。紀念會上當然有些黨外人士發言。現場最少也有幾十個國民黨的奸細，但是開始討論的時候，有一位先生站起來，他講蔣渭水是台灣的革命家，但是他是一個失敗的革命家，咱這一代的台灣人要做一個成功的革命家。各位試想，在國民黨那種壓制之下，居然有人敢開口說咱台灣人要做一個成功的革命家。

咱大家都希望作成功的革

命家。但是應該怎為做？咱先來看在島內做的是什麼？當然咱看到不少黨外人士在奮鬥，在犧牲，但整個咱要了解一莫，咱台灣人要建國，要獨立，就要先有獨立自主的性格。每一個人都要檢討咱自己是否超脫了舊中國社會影響咱，污染咱的惡習？所以咱島內的朋友一再叫出新生代及批評的勇氣。例如許一文（施明德），他講過去任何事動不動就說不可能，或是任何事碰壁了就是縮起來，或是因為自己不敢和國民黨拚就說這是政治藝術，暫時休息。這一代的台灣人不可再這模。他又講咱這一代的台灣人对任何事只要問對與錯，不問利害問題。咱若不脫出這莫，如果事事只以某人的聲望，或以某人的過去來評斷，那咱們就會陷入歷史的惡性循環中。過去咱台灣人為何失敗？二二八為何失敗？大家都知道，二二八的失敗是因為最後有個人與國民黨開協調會議，協調會議開了。等到國民黨的兵從基隆登陸了，國民黨就不再協調了。換句話說就是誤信中國人會讓我們台灣人自治。今日也是相同，咱不可再相信中國的任何統治者會讓

讓台灣革新！今日在島內不但  
是黨外人士如此強調對咱台灣  
人的心裡做一個總改革，甚至  
教會也如此強調。最近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集北部及南部神學  
院的学生集訓。集訓的主題是  
「新世代的神學人」，鄭見玉牧  
師解釋道，新世代的神學人不  
是要只作祈禱，只念聖經，或  
是只希望信徒多捐錢以建大  
一的教堂，而是要把行上帝  
的公義作為唯一的目標。聖經  
上說上帝以祂的形像造人。上  
帝造人不但要形和祂的形相  
同，也要人的內心和祂的內  
心相同。所以島內的長老教會  
強調咱這一代的神學人，或是  
教徒，若不能百分之百行上  
帝的公義，也要認識到你的形  
體是上帝創造，最少你要達到  
上帝的內心。

在此還要再和大家勉勵。  
咱所作的不是政治。有人強調  
不談政治。但是咱要知道今日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咱連國家  
都沒有，那有政治可談？我們  
所談的獨立建國不是政治而是  
台灣人的基本權利！這個權利  
若達不到，其他的都免談了。  
前幾天咱和美國報界及電視  
記者見面，他們問及為何咱是  
台灣人，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我

講，真明顯，就我張金策來講  
，1942年出在時，不是中華民國  
的國民，也不是中華人的國民  
和國國民，也不是今日的國民  
籍，而是日本國國民。幾年後  
(1945)我變成中華民國國民。  
若回頭算，1895年咱也不是中  
華民國國民，也不是日本國  
國民，是大清帝國國民。再算  
多年前，咱是鄭國姓王朝的國  
國民。再算到17世紀，咱是荷  
蘭國國民。道理真淺顯，今日  
咱面對的問題就是要確定咱是  
台灣的國民。否則可能在1980  
年咱就會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國民。

咱為何那麽凄慘？為何咱  
隨人擺佈？誰人叫咱受壓迫？  
誰人叫咱受統治？咱要了解，  
自由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隨便  
檢來的。就像島內黨外人士所  
唱的「寸土寸金重」，為着這  
個台灣國土，他們唱着「為着  
咱台灣，咱台灣，流血流汗也  
甘願。」今日咱在海外，也不  
必流什麼汗，流什麼血，但是  
咱能關心台灣，能關心在  
台灣一千七百萬的文老兄弟姐妹。  
我想各位都是非常熱心，非常  
自主性，有獨立性格的台灣人。  
我希望大家今後能去帶動所  
有甚至在今日還藏着的台灣人

拖他們出來關心台灣。也要養成同仇敵愾的心裡，確定誰是咱的敵人，共同去打击。最後我要以林正杰旧年五六月在台北写的文章的一句話來與大家互相勉勵。他引用美國開國者 Jefferson 的話「自由之樹是由愛國者的血及暴政者的血共同灌溉而成。」最後和大家共勉：台灣独立的樹，是由咱台灣志士的血及國民黨暴政者的血共同灌溉而成的，我們要共同來創造咱台灣独立的國家。」

張金策先生演講後，台下發問很熱烈。在回答問題時，他再強調以咱台灣擁有世界一流水準的人才及台灣人強烈的愛鄉的心，一旦台灣獨立成一個國家，中國絕對沒有能力來震動台灣！

會後「台灣建國基金」的樂捐箱內一下子聚集了將近千元。演講會結束了，與會的所有一同鄉都滿懷心思地離開會場，心中一直在盤算着如何為未來來的咱自己的國家盡一份力量。希望讀者也有同感，並拿出真實行動來。

(上接第 6 頁)

「寒翁之福」

樓上睡，子玲、惠宏和小叔：三人也着实餓了，也就得緊吃了。味道果然不差，惠宏還得意自誇憑他這一手，也許可以開個餐館了呢？

吃完飯把兩個大女兒打理去洗澡準備睡覺，又把小女兒餵飽了，讓她自己以電話哄哄，小叔又去擦洗他心愛的新 Aspen。子玲坐在沙發上看報紙，丈夫把碗盤打理乾淨，也坐下來看電視。子玲依偎着丈夫的身旁，「親愛的家庭主婦難道真的難當嗎？」「不難不難」惠宏忙着揉揉，「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腿傷快好，這些日子，實在辛苦你了，辛苦我了？」子玲問起自己，「可不是嗎？這四個月好像是假期似的，除了上班其他的事業無法做，倒是辛苦了丈夫及小叔，每天做飯理家，真正嚐盡了家庭主婦的滋味，也是「福」吧，對子玲，對丈夫及小叔，都是個好經驗！」

